

开 篇

小城不大 却十分古老了。

这从那条古色古香的老街上就可以看出来：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被岁月打磨得亮亮的能晃动出人影；街道两旁当然是一座座青砖青瓦的铺面，许多鱼鳞一样的瓦缝里，有使劲伸展出的缕缕蒿草。虽然如今小城有一条新街，新街平平的水泥路的两旁，是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以百货大楼为主的新商业区就建在新街上，但奇怪的是，老街上依然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的十分繁荣，至少是与新街平分秋色。这令许多到这儿访问的历史学家大惑不解：是小城人怀旧情绪使然，还是老街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抑或是风水先生胡诌出来的“龙脉在此”？

最能说明小城古老的，还是小城那座高高的、厚厚的城墙拐角。被称为城墙拐角的这个地方，位于小城东北角，称得上小城一景。抬眼望去，满眼都是荒凉与沧桑。从几十斤一块的城砖缝里，傲然挺立着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长出来的荆树疙瘩，呈深重厚实的紫红色，向人们展示着倔强与古老；两层城砖当中夹着厚厚的坚硬如铁的黄土，上面长着一片片金黄色的茅草，让人感叹生命力的艰辛与决绝。小城原来是有方方正正、雄壮威武的城墙的 可惜毁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初。红

卫兵拆城墙的壮举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进行的。是夜，县一中的红卫兵牵头，汇集县师范、卫校、体校、铁中等一批革命小将，动用钢钎、铁镐、大锤，甚至炸药，对这座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小城居民在轰轰的炮声中一夜未眠，如临末日，早上有人战战兢兢地打开院门，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城墙已是断壁残垣，野蛮的太阳直直地一览无余地射进来，荒唐而又扎眼。只有小城东北角的城墙拐角还在，伤痕累累地悲愤地挺立着。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城墙拐角是一辈子研究城墙的专家县博物馆老馆长拼命保护下来的。那天夜里，老馆长先是劝阻，然后泪流满面地下跪求情，却没人理他。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老馆长的行动显得毫无道理，十分可笑。当还剩下这个城墙拐角的时候，老馆长突然发疯了，他扑向正在冒烟的炸药包，要与城墙同归于尽。老天保佑，这是一个哑炮。老馆长嗓音嘶哑着大喊大叫，欲哭无泪，张开枯树枝一样的手臂，护窝鸡似的一下又一下扑打在城墙拐角上，显得渺小而又可怜。本来，对付这么个糟老头儿，小将们办法有的是，但小将们奋斗了一夜，着实累了。另外，留下一角城墙当封建社会的标本，搞阶级斗争展览，也未尝不可，这才作罢。

关于城墙，还有一段历史故事。传说这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宋明两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为小城的安全立下了赫赫功绩。清乾隆年间，万岁爷圣驾南巡，路过此地，见城墙巍峨，极有气势，便乘兴登上城墙，诗兴大发，拈须口占了一首七绝：

秋来江北草木深，

铜墙铁壁贵如金。
一方百姓保平安，
城官不该为七品。

为此，县官大老爷得到提升，七品升为六品，以后一直如此。如同当今的行政区划，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官员原地不动，凭空就升了一级，皆大欢喜。

当然，这是野史，县志上是没的，但小城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与外县人说起这个故事来，眉飞色舞，嗓门也粗了许多。

有这样的城墙，自然就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护城河。城墙是没有了，但护城河还在，并且还一如既往地流着。

这河本名叫荆河。荆河从东山区直直地流过来，流到小城东北角进入护城河，然后再往南流，一拐一拐，围着小城转一圈儿，拐向正西，注入五十里以外的微山湖。这河水，除去暴雨天，枯水期不枯，旺水期不旺，就这么有条有理地稳稳地流，显得极有大家风范。天下的河水往东流，这河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有些怪异。但小城人习惯了，就没人追究往哪个方向流这一地理学家才关心的话题。反正这是一河清水，这就够了。尽管家家都有自来水，十分方便，但老街上的居民们愿意到护城河洗衣服，孩子们愿意到护城河里玩，夏天洗澡，冬天滑冰。

由于人口骤增，小城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工厂、机关、学校都跑到了护城河以外去建，盖起了高楼大厦，人们称作为新街的地方，就位于南护城河以外，实际上护城河早就成了内河。这也迫使小城多了许多座造型各异的桥梁，有步行桥，有公路桥，有拱形的，也有平直的，也有漫水的，错落有致，为小城平

添了一些风景。内河也罢，外河也罢，反正人们都称为“护城河”这个名字是不会更换了。

关于这护城河的历史，城墙的历史，以及这小城的历史，除了那位老馆长能细说分明以外，最了解情况的恐怕就是瞎子鲁老三了。他抄一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软弓京胡，将小城的历史编成通俗易懂的唱段，广泛传唱。他那把软弓京胡好生了得，一拉一拉就把自己拉成著名民间艺术家。多少年以后，凭着这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软弓京胡以及破锣嗓子，一路过关斩将，竟然拉到北京中南海，闹了个民乐演奏第一名的头衔。软弓京胡顾名思义他拉的是京胡但又不同于京胡京胡用的是硬弓。鲁老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将京胡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变硬弓为软弓。他的弓用六六三十六根长马尾组成。这马尾每匹马马身上只有一根，是马尾之王。而且，采用马尾也不是每匹马的马尾都能用，必须是没下过驹的母马，且在中秋节那几天去采。因为这时母马刚换头茬毛，马尾有韧性，有力度，要分时间分地点分公母采集到三十六匹马的马尾王谈何容易？何况采尾人是个瞎子！

瞎子鲁老三不愧是民间艺术家，软弓京胡是他的首创，按说应申报国家专利。他用的京胡弓弦比弓背还长，拉时他将长长的弓弦在手脖上绕一圈，在大拇指上缠上两道，拉时视其情况时松时紧，时揉时搓，捻、弹、拨、扯……使出百般功夫，千种手段，拉出万千效果，要多缠绵有多缠绵，要多轻柔有多轻柔，绵中有钢，柔中有韧，将京胡的尖声变成细嗓，把张扬变成醇厚，令人叹服。更绝的是鲁老三的唱词，张口就来，现编现唱，流行而又上口，诙谐而不张狂，小城人称之为“拉魂腔”，意为谁听了谁会着迷，把魂都拉走了。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他的演

唱只有在护城河边上才能发挥到极致，正是三分演唱，七分借音，借的是护城河清清颤颤的水音，清澈、鲜嫩。如离开水音，这演唱则干枯、生涩。若干年以后的那次民乐大赛，他就是沾了这水的光儿。那次他正在护城河边上演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曲中有泉，河中有水，曲借水音，水魂入弦，让听到乐曲的前来选贤的市艺术馆干部如醉如痴，立马通知鲁老三赴市参加民乐大赛，没想到在市里比赛却砸了锅。究其原因，因为那是个煤城，常年缺水，没有清冽冽的水音相助，鲁老三的软弓京胡就像干了塘的鱼，沙哑的嗓门出不了彩；后来到省城比赛却又沾了水的光，省城又称泉城，仅名泉就有七十二眼，比赛又在著名的珍珠泉边进行，不用说，鲁老三闹了个满堂彩；到北京就更不用说了，又是金水桥，又是中南海，金声玉振皇家气派，鲁老三的一把软弓京胡神了，将京城那些热爱京剧京胡的票友震得一愣一愣的，一把小小的京胡竟有如此的魔力！那声音圆润清澈，出神入化，以至于鲁老三演奏完足足三分钟，全剧场鸦雀无声。鲁老三演奏完不明原委，坐在台上愣愣的，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直到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席卷而来，他才甩了一把凉汗谢幕。不用说，拿到个第一名已是水到渠成。

在小城河边听瞎子鲁老三的拉魂腔，是小城人莫大的享受。特别是夏天，护城河边乘凉的人多，鲁老三的软弓京胡一响，就搅起漫天水音，人们顿觉暑气消退，爽快的清风迎面扑来：

正月里来正月正，
布衣孔子进小城，

带着贤人七十二，
瘦马破车拉先生。

二月里来二月二，
护城河里开了春，
凿壁偷光的是匡衡，
勤奋苦读见精神。

三月里来三月三，
护城河里波浪翻，
写出奇书《金瓶梅》，
贾氏三近惊破天……

第一章 百鸟朝凤

—

火车站广场是小城的热闹去处，上下车及等车的人多，乱糟糟的，显得十分懒散，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意味。候车大厅里倒是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但里边除了几本翻烂了的《红灯记》、《沙家浜》之类的样板戏剧本外没有几种像样的书刊。大厅的一角有一个锈迹斑斑的茶桶，连水龙头也不知被什么人拧去了。只是桶上那行用白漆写的大字很醒目：免费供应茶水。

以前，火车站广场是小摊小贩们的天堂，卖麻花、馒子的，卖凉粉、豆腐脑的 玩猴儿、套圈儿的 捏泥娃娃、吹糖人的……应有尽有，让人流连忘返。如今这些已成为小城人遥远的记忆。无数次的“割尾巴”已把这儿割得十分干净。无产阶级已巩固了这块前沿阵地，无聊点就无聊点吧，只要别养成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就行。

瞎子鲁老三被杨小羊牵着手引到了这里，在广场对面一片空地上安顿下来。杨小羊是鲁老三半小时前收下的徒弟，徒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因此囊空如洗的鲁老三需要立马挣一

笔钱，起码能挣到一顿饭钱，让小羊饱餐一顿，哪有一进师门就让徒弟饿肚子的理儿？所以他决定闯一把火车站广场，这儿闲人多，唱几个段子弄个块儿八角的大概不成问题。

鲁老三早就不敢大张旗鼓地演唱了。他那脍炙人口的拉魂腔，早就被秋风扫落叶一样涤荡过无数次，在经过多次砸摊子、没收乐器的灾难性打击以后，瞎子鲁老三聪明起来了，他把演唱内容进行了改革，唱段里充满了大批判的内容，满嘴里都是革命词藻。他又找人在一块红布上歪七扭八地写上了“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字样，场子里一挂，用它遮风挡雨，倒是省去了诸多麻烦。

今儿个一安顿好场地，鲁老三就吩咐徒弟先把那红布招牌取出来挂在墙上，这是大事情，万万不可马虎。

鲁老三的招牌一挂，立马就围住了许多人，居然挤了个水泄不通。

二

新任城关党委副书记的杜耘今儿个心情很好，像蓝蓝的天上万里无云。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官运亨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下乡知青，一下子就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更让人高兴的是城关党委书记给她介绍了个对象。这对象的父亲是小城县委书记。其实，对象的父亲是不是高官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县委书记的公子是部队上的连长，据说还因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立过一等功，可以说是一名英雄呢。这与她无数次梦里选择的如意郎君正好合拍。她说她不怎么看重家庭，但是，郎君人好，再加上家庭好，岂不是锦上添花？

年轻的新任副书记杜耘今儿个到火车站是来接站的。接那个回家探亲的英雄连长。虽没见过面，但照片是见过的。又是穿军装的军人，这就大大缩小了查找范围，相信不会接错。

杜耘有如此好运，纯属偶然。她下乡的那个村，在东山区一个山的褶皱里，自然条件恶劣，最缺的是水，最不缺的是人。这儿水贵重得如金豆子，别说是浇地了，就是吃的水也要到五里以外的荆河去挑。那是什么样的五里路啊，得翻过两个山包。刚开始那阵子，杜耘连着三个月没挑满一缸水。不是水洒了，就是水桶滚下山，可怜的女知青杜耘没掉一滴眼泪，她咬着牙忍了。等她肩膀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担起两桶一百多斤水如履平地的时候，已是三年过去了，这时村里又来了个男知青。男知青很英俊，大眼，高挑几个，皮肤白白的与众不同。他发疯地爱上了杜耘。从心里说，那男知青也是杜耘心中的白马王子，若能相恋，倒能给贫瘠的生活抹一道亮色。但是，女知青杜耘不是那种只顾眼前针鼻大的利益而胸无大志的人。她认真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形势，参考了无数个先例，知道如果在这穷山村结婚断没有回城的可能。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前程，孰重孰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跳进去你死我活不能自拔，古时候有“梁祝”为证。但有人认为“爱情”虽然价值连城，可为了“自由”，毅然将其抛掉。可见，仁人志士也有不持“爱情至上”论的。对于女知青杜耘来说，爱情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天下美男子有的是，而前程就不同了，说白了前程就是机遇。而机遇稍纵即逝，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如果贪于男欢女爱，错过了机遇，会后悔一辈子的。杜耘用一种不远不近的办法对待爱情，让漂亮的白马王子像钻进了雾里，似乎唾手可

得而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正可谓隔靴搔痒，越搔越痒，若即若离，不得要领。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别说，机遇硬是生生叫杜耘等着了。县里召开全县知青先进个人表彰会，杜耘有幸出席了这个会议，并有一个发言机会。本来，她这个发言机会在可有可无之间，因为她发言的顺序排在最后，属机动名额。有时间，她就可以上台，没时间，也就作罢。她成了一块“补丁”。杜耘这个发言机会完全是取决于前几名发言人的快慢。如果前边的发言人多啰嗦几句，杜耘就没戏了。殊不知，天助杜耘成功。在前边发言的有个女知青突然肚子疼，且是较麻烦的那种疼，只好自愿放弃这次露脸的机会，这样杜耘这块“补丁”恰到好处地“补”上了这个窟窿。更巧的是，为了表示对下乡知青的重视，县委书记带着所有常委旁听了这个发言。杜耘也不怯场，根本没有发言稿，落落大方地对着话筒就讲开了。她的口才很好，又有实践经验，几件不起眼的小事经她口头一加工，顿时变得生动有趣，让听众不断鼓掌，这和原先发言的几位成了鲜明的对照。那几位发言人都是照本宣科，毫无感情色彩，几分钟下去就有了催眠效果，让人昏昏欲睡。杜耘的发言则如迎面吹来一阵阵徐徐轻风，令人神清气爽。比如谈刚下乡那阵子，她说自己是“拉着风箱捣着蒜，眼里瞅着鸡下蛋”。当讲到自己不搞早恋，把青春时光全部献给事业，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事迹时，她大胆发挥，旁征博引。她说：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我的一切都属于党。我不是不结婚，不恋爱，家过老，炕头埋。我认为爱情总是自私的，我首先属于事业，然后才属于爱情。有人告诉我，那男知青大眼睛，白皮肤，高个儿，打着灯笼也难找，说我错过了一个机会。好庄稼一季子，好丈夫一辈子。我不这样看，过几年我当然也得找对象，但

不能按这个标准找。让我说，男朋友眼睛小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看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行；个子矮不怕，只要阶级觉悟高就行；皮肤黑一点不要紧，只要心红就行。台下这时掌声雷动，县委书记满面笑容，带着常委们走上台去，一一同杜耘握手。不几天，杜耘就火线入党，然后很快就成了城关分管文化工作的副书记。

工作稳定了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已二十六岁了，已过了女儿家最佳花季。她有些悲哀。

幸好城关党委书记为她牵线搭桥，才有今天的鹊桥相会。

清晨起来，杜耘第一件事就是梳洗打扮，这在她的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她打开衣箱，翻找着。其实她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经常换洗的这几件不是黄就是蓝，都洗得发白了。前几天在市里当工人的妈妈来看她，倒是给她带来一件连衣裙，她在身上比划了一阵子，纯白色的底子上撒满繁星似的红花，镜子里的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花一样的靓女，她的脸一下子烧红了。这当然不行，太轻浮，太扎眼，也不符合副书记的身份，这怎么能穿出去！换来换去，都不太满意。到头来还是穿上了一直穿着的这身黄军服，既朴素又大方，不显山不露水的，还是这样好。

她匆匆赶到火车站，一看表，才知道自己早来了一个小时。狗肉上不了席面！她在心里咒骂了自己一句。

出了什么事，她抬头看见车站广场对面围着一群人，不由得信步走了过去。

三

鲁老三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到了火候，便抄起软弓京胡先来了个开场曲——《东方红》。一曲拉罢，鲁老三的嗓门一扯开，就唱了一段拉魂腔：

正月里来正月正，
孔老二匆匆来小城，
宣传他的黑主张，
护城河边他安了营。
小城人民不信邪，
法家与儒家作了斗争……

不知怎么，瞎子鲁老三的嗓音嘶哑，干干巴巴，全失了当年的空灵和气派。就有人不满，议论声越来越大，就有人鼓开了倒掌，还有人吹开了口哨。

鲁老三只好停了京胡，两手一摊，做无可奈何状。这时不知谁大声喊道：“《百鸟朝凤》！《百鸟朝凤》！我们要听《百鸟朝凤》！”随着喊声，热烈的掌声响成了一片。

《百鸟朝凤》是真正的民间音乐，起于何朝何代已无考，但口传心授已成小城人的保留曲目，正宗小城人个个耳熟能详。这也归功于瞎子鲁老三，他演奏的《百鸟朝凤》，在前人曲目的基础上，糅进了自己的理解和创造，不断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具有鲜明的个性及地方色彩，令小城人百听不厌。

鲁老三在犹豫，他拿不准这《百鸟朝凤》是无产阶级的

还是资产阶级的，他已有一段时间不敢拉它了，他不敢造次。

听众中，最着急的是附近水站卖水的徐奶奶。这老太太是瞎子鲁老三的铁杆听众，有“鲁老三京胡一拉，徐奶奶死活不进家”之说。见鲁老三瞻前顾后的样子，这老太太就有些起急，旁若无人地张开少了几颗老牙的嘴喊：

“老三 叫你拉你就拉嘛 没人去汇报！”

“对 没有哪个挨千刀的汇报！”

“我们最想听《百鸟朝凤》！”

“对！《百鸟朝凤》！”

群起而呼之，场面很热烈。

鲁老三心软，禁不住好话三句，面对着热爱民间艺术的如此观众 他站了起来 跺了跺脚，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双手一抱拳 说：

“好 冲着诸位的抬举 我瞎子就拉上一段！”

软弓京胡欢快地响起来，先是一段清爽爽的过门儿，如轻风徐徐掠过。然后是静场，弦儿不动，鲁老三仰面朝天，仿佛在寻找那缕缕蓝天上的白云。突然他头一甩，扯弓弦的手长长一拉，就是一声雄鸡报晓，嗓音长长的，带着逼真的尾音。然后引来百鸟人林，轻唱低吟，热闹成一片。只听布谷声声，忽高忽低，黄鹂声甜，唤醒黎明，百灵婉转，燕语呢喃……清脆的鸟声里，竟还有狗叫马嘶。但见鲁老三旁若无人已进入仙境，一把软弓京胡在手，左右逢源，十分投入。软弓或紧或松，身子或仰或倾，他在如醉如痴的梦中打开八音宝盒，放飞那么多大自然的音响，展示着音乐世界的富有和辉煌。到了这份上，拉弦的和听曲儿的都醉了。

杜耘从没听过这么美好的曲子，居然……居然这把小小

的京胡能拉出这么多声音，简直是绝了！而那一声声生命的鸣叫，则把她又扯回那遥远的小山村。她有些迷惑，有些陶醉，也有些怅然若失。突然，她听到一声断喝：

“别拉了！”

音乐声戛然而止。

杜耘一惊，抬头看是一个穿警服的公安，认出是城关派出所的郭所长。她不由心里一紧，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在一种极不利的境地。这《百鸟朝凤》是什么意思？朝凤？朝什么凤？龙啦凤啦，分明是帝王将相的化身！让百鸟去朝封建帝王这个凤……她不敢想下去了，一激灵，就出了一身冷汗。记住，自己不是下乡知青娃杜耘了，自己是分管文教的党委副书记！鬼使神差，自己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不知不觉中了毒，还沉迷其中十分欣赏，觉悟上哪去了？

杜耘霎时间恢复了常态。她心有余悸地用副书记的口气对郭所长说：

“我在这儿听了一阵儿，越听味道越不对……”

郭所长瞟了她一眼。说实话，他不太看得起这位顶头上司。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小五十的人了，才混了个不上级别的派出所所长，你杜耘一个下乡知青娃，就凭着半小时的发言，一下子就提拔成了副书记，这公平吗？说实话，要不是看见杜耘在这儿入迷地听，他还不砸瞎子的摊子呢！如今的事听着风就是雨的，这《百鸟朝凤》，说是红的就是红的，说是黄的就是黄的，一块白布，染什么色就什么色，还不是从哪个角度看？他轻蔑地看了杜耘一眼，阴阳怪气地说：

“杜书记也在这儿，我有眼不识泰山，没瞧见。这事怎么办，猜您指示吧！”

杜耘脸涨得绯红，面对刁难她的下属，没有官场经验的她，竟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唉！自己是来接站的，怎么跑这儿听什么音乐！

四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把杜耘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这时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人高个子黑皮肤最明显的标志是唇上一弯黑黑的小胡子。小胡子甩甩打打地就进了场子。他面对观众，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笑嘻嘻地给杜耘和郭所长打招呼：

“二位领导不知为何打断演出？”

“方老汉你捣什么乱这儿没有你的事！”郭所长对小胡子说。看来这小胡子认识郭所长。奇怪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小胡子居然叫“老汉”！好个别扭而又新鲜的名字。杜耘有些好奇，不由得问：

“你叫方老汉？”

“是的。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就好。这么说你就是那个杜书记喽！”

杜耘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机械地点点头。

方老汉笑嘻嘻地号召道：

“诸位听众 咱城关的分管演唱的杜书记今天专门到现场来听演唱，这是对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大力支持，我们要表示欢迎！”

正为瞎子鲁老三捏一把汗的观众仿佛明白了什么，都鼓

起掌来。

方老汉对着观众挤挤眼，又说：

“刚才有人说鲁老三演奏的曲子叫《百鸟朝凤》这不对！纯属误会了嘛。那《百鸟朝凤》是封资修的黑货，就是借个胆子，他鲁老三也不敢演奏，对不对？这就叫‘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我听出来了，刚才鲁老三拉的曲子叫《公社的早晨》属最新曲目！”

好一个方老汉！不少人已听出滋味来了，就有人鼓掌叫好。而杜耘还没转过这道弯来，《公社的早晨》什么早晨，这是哪对哪呀！这方老汉是何方人士，就这么赤裸裸地蹦了出来！看一会儿郭所长怎么收拾你，他那副手铐可从来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小心点儿！

方老汉仿佛看出了杜耘的心思。他不慌不忙地用眼睛“扫射”了一圈儿，最后盯住了杜耘。他两手往脸上一搓，就搓去了笑容，换成了一脸的严肃，一字一顿地说：

“诸位诸位！刚才呢，凡是长着耳朵的——当然没长耳朵的不在此列——都听到了，这曲子里有鸡叫狗咬马嘶，这哪是‘鸟’叫，分明是人民公社春来早，热热闹闹备春耕嘛！”

众人立即纷纷响应：

“对，不是《百鸟朝凤》，是《公社的早晨》！”

“有鸟叫也是公社的鸟叫，是社会主义的益鸟！”

“《公社的早晨》这名字简直绝了！”

杜耘从心底深深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立马周身轻松无比。她应该感谢方老汉，一场政治风波顷刻间化成一股清风，烟消云散。她并不想抖什么副书记的威风，何况自己又是那么喜欢这支曲子。只是，只是你有了这副书记的行

头就必须板起脸做人。你开会作报告 你迎来送往 你检查工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戴着‘官’的面具 换句话说，一穿戴上这套官的面具，你就不是你了，不管你是男是女统统都没有了 只有‘面具’存在。正所谓官身不自由 无官一身轻呢。这不，连听个演唱都不能随便，要不是这方老汉下了一场“及时雨”，自己还不知怎么才能处理好这场乱子呢。真是没做官的想做官，做了官后怕做官，做官也有做官的难处，这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到的。她真想去握一握方老汉的手 道一声‘谢谢’，又显然不妥。她转身看了看，郭所长早已脚底板抹油——溜了。

五

这时候，我们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野娃闪亮登场。

野娃 通身和她的名字一样 透出一股野味儿 高挑几个，结实得像个小伙子，两根油黑的大辫子盘在头上，罩上一顶三块瓦的火车头帽子，蓝色的对襟拉链便袄，臂上是白底碎花套袖 显得干净利落；淡眉、大眼、阔鼻梁、厚嘴唇，一脸的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只有那长长的眼睫毛是惟一的女性标志。

她是火车站对过茶棚的主人 父母早逝，十三岁就顶门立户过日子，已有四年，不容易，幸亏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点火就着的脾气，使几个暗打她的主意的流气孩子退避三舍。一般情况下没人敢惹她。她能骂人，一骂就骂个翻江倒海，让祖宗八辈儿都翻个身；能打架，一打就拼个你死我活不依不饶 不少人已领教过了 深知其厉害。她是带刺的葛针秧子，一动就扎人，一扎一串血珠子。